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周志鵬

湖廣通志卷九十九

藝文志

傳

漢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詞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懐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原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聦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憯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作離騷盖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寧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見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懽懷王卒行入武闗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至秦竟死於秦而歸塟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

流而葬於江魚之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詞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阻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默冤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内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垂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唯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内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啎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武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虞哀兮限之

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曽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懐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曽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懐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

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黄瓊傳　　范蔚宗

黄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㑹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

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盖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盖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矣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

副近會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

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禄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

僖遇旱以六事自譲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謨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耤田之禮瓊以國之大

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耤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荒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

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耤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宫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

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
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
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
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
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
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姓
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太

啟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
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
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
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
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
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
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
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

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冦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

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若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

擢賢於衆愚之中晝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争循
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髙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
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
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
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竪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
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
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

明叜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内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

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毁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别真偽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

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

晉

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鄳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

孫家馬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黙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

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彦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覔裒歴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竒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

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温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史并着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厠温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綽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荅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

任拜起諂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别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合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

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
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
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
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
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
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
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
南陽劉躭昔與君同在溫州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躭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南北朝

正隱傳　　　　　　　　　　　　　　　　　　　　　　　　　　　　　　袁淑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披數尺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宋

張東之傳　　　　宋　祁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東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獘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峊水深漢世

未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産人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賨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苗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

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
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盖譏其貪珍奇之
利而為蠻苗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
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老母幼
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
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
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
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

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而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蠻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酋拜跪趨伏無復爲耻提手子弟獻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嵩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懷辛文協死於羣蠻詒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

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悉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令刼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嶲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嶲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

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

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

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投一子官秉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

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因語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僕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

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爾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明

伍文定公傳　　　　王世貞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為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箠之幾斃猶曳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安府宸濠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趨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偫遂同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安堵二日

追及於樵舍宸濠兵舟萬艘蔽江面文溥堅冒矢石火燎鬚鬢不動士爭殊死鬭遂破之獲宸濠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賊平無與内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後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户雲南土司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謂宸濠之役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清盖誅持寧㩻者尚氣好兵法後以侍郎討大同發兵不利褫官爵今尚存故不為詳

傳云

劉莊襄公逸事傳　耿定向

公諱天和字養和别號松石明興公祖諱夢者以從義故賜田麻城公曾大父諱訓宣德己未登進士選御史參晉藩政大父諱仲輈景泰癸酉鄉進士為崇德令父諱遂成化庚戌會魁為豐城令家世守清白公生而岐嶷穎敏十歲能文十五歲隨豐城公任從月湖楊先生廉聞譚濂洛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十七歲豐城公見

背遭家迍邅累搆誣訟繫郡獄久之乃得理出時纔弱冠以白衣領弘治戊午鄉薦尋游胄監大著聲稱而公時唯著一布袍往返朋輩家名刺出袖中無一僮隨者家食十餘年攻苦力學不屑以隻字浼公府有邑令故與公知厚遺金若干鍰公度以義固勿取正德戊辰成進士時中貴人逆瑾用事牢籠天下士以自張公姿表頎然甚偉瑾一日於儔衆中覩公貌且偵知爲同姓令私人持宗生帖掐之啗以華秩公拒不往已授南京客

部主事庚午瑾誅乃改公監察御史癸酉簡廵關中時
閹黨正熾而巨璫廖堂者適為關中鎮守煽虐特甚秦
民嗷嗷朝議謂非公莫制故有是命公得命即寘生死
度外矣比至飭法振紀詢諜審機詗堂所恃為爪牙者
按其罪狀縛之盡寘諸法堂始戢戢斂毒秦民劃然如
出湯火而閹黨故銜公刺骨云堂既憤不得肆於是重
賂貽閹黨撫事誣奏公詔下逮逮之日公監臨試事方
竣諸司聞錦衣校至相顧失色公了不為動即撤二理

官檢閱圖書篋笥取其勘結案付監司已易服就逮時堂嗾左右嚴公械撫巡諸司憚堂氣勢無敢近者已而父老聞之倏聚萬餘人遮道呼籲聲震天地二髦擁卧檻轍下立斃檻不得行公再四以義撫諭乃行堂復陰遣人尾公後欲甘心焉賴秦民十數輩倡義裹糧相從每食必嘗乃免械至下詔獄久之武廟廉其誣得釋左遷金壇丞公之為監臨也殫精畢力凡懷奇抱偉士甄羅殆盡至今關中以勲業文學名世者多出是榜云公

既為丞即兢兢兢職業無纎毫世俗謫官態尹某初不甚諒公自懷猜疑久而感公忠誠卒為莫逆交其幕某者潔廉有幹才公雅愛之幕尋遷江西為陽明先生屬吏公寓書薦之先生特為委任卒成平賊功公之奬進人才不遺卑官也類若此明年即轉是邑令勸農課士創利剔害民到今尸祝焉丁丑晉蘇州二守值孝豐山冦亂公旬日蕩平之叱還晉守湖州湖故巨郡號難治郡有髙蹈士某者抱德深隱前有司無知之者即知無能

致之公初至即折節造請訪政所先於是均田賦復折徵諸建措民咸便之多此士力也己卯會宸濠變作陽明先生素知公才啓檄當路疏留公治兵策應未得入覲而天官即舉恒典列公為天下郡守第一至今湖人以公與謝太傅顏司徒蘇文忠並祀云嘉靖壬午晉山西提學副使公以母秦太恭人老上疏乞終養當路重公才持例不得請檄赴任公固以請不應越丙戌改公督學陜西固檄使行公擬再疏辭太恭人不欲曰汝父

力學取高第不耀而卒汝為御史吾緣汝得封矣汝父坐階等不得封汝固眷眷急吾養獨不念汝父耶且汝按秦時父老徳汝聞至今思汝不忘汝義當往慰秦父老公泣勉强應命如陝西明年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已改太常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西諸邊軍餉是時方用兵河西公以才望故一歲三遷是任而公復以母老將固辭母又不悅且念朝廷以兵故不得已勉行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總制三邊雅重公機事咸

咨詢之特薦公勑以原職廵撫陜西時陜西連歳兵荒民不堪命而各鎮中官尤朘剥不已公懇疏汰革孳孳拊循民乃蘇洮岷番族叛公討平之繼平胡店賊繼又平漢中賊捷聞下詔嘉賞而公顧時時念母再四乞休時總制王公瓊謂陜中一日不可無公與臺臣朱觀會疏乞留公久任上俞之乃晋公左副都御史仍廵撫公之撫陜西也即邉郡下邑亦皆按歴咨諏幽隱畢達貪墨吏咸望風解綬去秦人學憲喬公世寧謂彼中自建

設撫按以來唯公兩任功德前無為先後無與匹云壬辰以母憂歸公痛顧養未逮哀毀骨立疏上得賜祭葬如例宅憂三年廬墓左朝夕經理塋域更不聞一刺齒家私越甲午黄河南徙自徐至濟漕運道不通特起公以原官治河公綜理悉及秋毫役夫不滿一萬甫三月而膚功即奏大學士桂公過濟適觀其成悉諸經畫歎曰奇才奇才云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陜西三邊軍務公畢智經略首陳戰守便宜增埤浚塹以扼要

衘振兵厲將律紀整嚴涖邊凡五捻捷音迭奏初以甘
肅莊浪功晉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尋以寧夏功轉
左明年以永昌功晉兵部尚書兼官如舊白金綵幣歲
至三四錫既成黑水口功上大嘉乃勲晉太子太保列
司徒敘一子錦衣正千户世襲賜賚有加公才智卓犖
而本之忠誠且涖陜久威德素孚機宜夙諳而所任將
帥如周尚文輩其謀勇咸極一時之帥故能成功如此
秦人太史王維正曰公之制軍也恵敵若癬恤士若子

苦顔悴形年踰六袠而約躬飭度長算却慮屹屹焉惟社稷大計是圖盖執誠體國不二其德者知言哉辛丑改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時營政廢墜久當事率首鼠因循公為根本深慮鋭志振刷奏調邊將入勤訓練清占役剗一切宿弊軍政至是肅然而不便者相與側目計媒孽去公三四疏上乞骸上念之特賜馳驛歸公歸里中絶口不及朝政而衷實念念在國每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遥祝上壽不以衰老筋骨廢禮病篤時夢中諄諄

語曰如何了如何了無兵無糧如何了其憂勤社稷如此公前後家居幾十稔未見手創一華廈治一畂田一生汲汲經營者非家祠則先壟耳弟天年早逝公撫其遺孤愛同已子篤故敦族咸盡其心然未嘗曲意少假以一字浼公府平生未見一指摘人瑕疵而樂道人善雅意尤好汲引後進披衷抒愫不為欵欵寒温語於凡禔身服官之要各因其才質事任亹亹提誨不倦公盖嫺於世故而精練於宦業故凡承公教者咸謂終身受

用不盡云

劉端簡公外傳　　耿定向

公諱采字汝賢別號安峯其先為洪都人國初有諱均祥公者始徙麻城居邑東細石嶺是為河東劉氏曾大父曰德敏以賓貢登仕佐郎大父曰紀父曰漢舉弘治戊午鄉試為建德令後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建德公長子木舉鄉試仕至濟南府同知次禾補邑庠生公季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時稱河東三鳳云

公孝友天植居子舍有郎中令浣滁厠牏風家事屬長
不私財建德公卒於任公哀毀柴立匍匐護喪歸同兩
兄居倚廬三年不禫不飲人服其孝自少愊貌穎中不
事攻苦而自嫺博士業宿學名彥胥傾心下之嘉靖壬
午遂以春秋舉鄉試第三中巳丑會試次春秋第二廷
對賜進士高第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
意附之以公為會試所拔高等特嚮意公公故不肯違
衆一謁其年臺多更置徵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

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已德公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銜公擠之外補守宿州公雅尚儉素既涖宿益自節約即一蔬不以厲民為治容容而故不受請寄不眠近習其發摘奸伏人稱神明焉一日遥望獄中有異狀心動果囚謀逸須暮發也鞫之左驗伏辜又民詭想有人自經死其門者不知名氏公視其色有隱遂執按之得其奸抵罪屬歲大祲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為民代輸俟秋償漕

臺意異移文格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纏屬
輸償卒無負者居宿幾年而遷户部員外郎尋晉郎中
久之乃遷四川布政司參議督理黄冊蜀王故賢會朝
廷命吏董治王城公與馬事竣王遺公金帑腆甚公一
無所受蜀人有官銓司者與公為同年居里中以私與
監司搆公寓書規之而蜀人因并銜公既典銓故滯公
踰五載不調後蜀人敗始晉廣西按察司副使粤西蠻
部錯居有司煩苛以致負固不逞時部使者議勦公抗

議撫便部使者憾其抵已上章刺公賴當事者故諳粤西利獘乃不直部使者而賢公云某年晉雲南布政司叅政尋入覲某年晉廣西按察使某年晉廣東右布政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州始公之入覲也適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啐薦金幣代羔鴈而公獨否既信州按儀籍名諸計吏飲而獨遺公諸為公動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特甚銓政濁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建左轄涖任踰年自度不

能徇時取容擬引疾去會山東廵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廵撫者率致數千金為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為公危或貽書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螫毒朝士憚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廵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

吏持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峯誠安耶諸司聞者為公惴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噱耳公之撫山東也剗去煩文獨持大體遇諸監司暨牧伯長吏開誠披愫不為畛畛以此人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擘劃利弊為之平賦均徭與民休息頌稱到今籍甚其大且難者時民苦採礦而命下嚴急諸司凜凜不敢違迕公上疏請緩詞極婉剴獲允御史具請開膠萊河通海運上可其奏因遣視公條其不便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寢初巨寇

楊士仁聚衆蹦青徐間公應機勦撫捷奏賚金幣之賜越三年晉南京兵部右侍郎其年以考績北上值團營協理缺人在位者爭引避因廷推及公公受任自矢曰我無横草功蒙恩至此即有急便當以身殉耳踰年復改佐戶侍時大司農以刀泉不辦獲譴公攝篆世廟徵發旁午水衡錢告竭公疏請裁諸費不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鎮武營卒亂司徒王公遇害議代者公語家衆曰必我昔人畏團營故使我今人又畏南京若阱矣將

誰使趣治裝果以公往公之南也門下士有自負諳韜畧者請從以備非常公卻之曰朝廷使我南將輯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諗營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獘不釐致然耳維是條畫度支便宜事凡運艫至計道里遠邇分定便庚以省諸儻費戒主計者剔窒一切收支蠹孔由是轉輸者所在稱便而運艫翩翩踵至南餉至今紅腐山積多公畫一規也辛酉以災異自劾免先是公之南也瀕行請於執政曰其

病且衰不稱任使第以留京未靖誼不避難茲行賴宗
社之靈處分得少效其愚慮會須還我骸骨耳至是懇
申前請政府諒其誠特賛允之公南後代者入居其邸
舍覩其扃牖墻屋整飭如新嗟歎公德云丁卯穆宗登
極起公南京工部尚書未任改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
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時士紳資適逢世多喜興事就
功而公故任真自如恪守舊章鎮以寧靜往時脫巾士
懷慴恩威率戢戢斂縮毋敢譁者已已公以七十引年

乞休上温旨慰留有褒語朝士榮之庚午復乞休疏凡四上上廉公情懇特允馳傳歸歸三年而公卒蓋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司以聞贈太子少保謚端簡祭葬䕃恤如制公嘗自謂生平宦業多得之宿州一任語後進以仕宦要領曰惟毋附麗自立而已既官藩臬四五任後家用常窘時時稱貸戚里中顧嘗謂人曰居官廉之一字難哉難哉吾猶有媿云公於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猶才賢恒言

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耳公無夙疾倏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盖春秋七十有四耳公以鞠躬敦行為學不禨異教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古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之也是可觀公之篤修且達矣

孝節傳　　耿定向

孝節傳為黄安北郭王威并其妻述也威幼失怙恃其仲父曰時瑩者撫之猶子比長為娶張瑩先是有一子而夭意即子威矣羣從利瑩之無後也閧然欲分其産瑩憤欲訟以有威也威泣曰儂賴仲父以生有此身即幸矣何利於産任羣從分之毫不欲取族長老三分其田强令受二之一乃勉受磽田十畝耳以是家益窘威胼胝力穡張勤女紅佐之孝養瑩惟謹時瑩壯年已抱

未疾久之益劇卧床第者十年所其坐起食飲櫛沐即溲溺諸瑣委須人扶掖護持而威日每作苦營生又時有門戶役昕夕惟張躬之靡有懈晚而瑩病增迷罔昏蚤莫辨饑飽無度嗜好怒詈俱失常性張百計將順如撫嬰孺不少違忤如是者再逾年瑩坳感哀毀幾絶張泣謂曰仲父有媪在且老矣君如不諱奈此媪何威勉忍死就養仲媪其事仲媪一如事瑩者仲媪故多病病後嘗思肉食亟張卒不能具皇皇然傾缶貯粟集得斛

餘躬負之市易一鵞歸烹以供欲盡之屬厭恐益其疾也四分之謹藏其餘以待不時需嬰孺在側不得一染指焉啼則取鞭撾箠驅之户外任其呱呱啼勿惜也已仲媪病泄痢者再逾年時穢袵席張手為蠲滌無難色又後病風痺客脬不得前後溲者逾月咸惶懼愁痛呼神籲天祈以身代尋問醫云得溲味辛甘尚可活也媪偶便咸竊取嘗焉家衆竊知轉語諸人里父聞而驚訝曰為此者古稱黔婁而今有咸為兩耶咸時亦病又時

時伏枕祁曰天乎仲父育儂猶子得假一日餘生畢仲母窀穸事即棄捐填溝無憾媪果先二月坳威卧苫土兩越月為風濕所侵病增劇其時張年可三九其孤僅八齡威目孤謂張曰儂以仲父故得至今儂兄重聽廢人也是孤安恃哉家且貧甚儂即死計若必適人矣張泣曰是何言哉君阿天也天一而已寧有二乎妾本願即從君地下徒以此孤苟活耳矢死靡他終與孤相為命也威伏枕頓首謝曰子若是儂瞑矣威坳柩之於寢

張夕每偕二孺憑棺哀號常至達曙廼當春夏雷雨夜
恐其震驚號慟尤慘將鄰杵罷舂城墉為圻矣張擬身
殉欲緩其葬㑹歲荒盜起族長老懼有他虞趣令拮据
營葬之自是家益落僅一力田僕隨逋張朝秉鉏荷畚
躬自播種夕刈穫拾槁夜勤績紡即饘粥縷襦不給也
僉謂不堪而張勵操廿年如一日矣時其門稱未亡人
者五咸無二志抑其濡漸然耶張年今逾艾令甲所得
旌者邑令扁揚其閭曰孝節足以風矣咸子一名世本

八齡而孤者弱冠時病依宗里僧李壽菴謂其法可超生死予令從李上人遊其侶趣之遠遊張泣為書止之李上人見書撫感讚歎稱為活佛謂所言皆心髓至言擬之海朝音云

德安柯頌功傳　　熊廷弼

柯頌功字元川先世孝感白雲山人以三世祖志能館甥於德安呂千戸湏潭遂家焉頌功蚤補諸生為文不屬草援筆立就試輒冠其偶有志節耿介如石落落寡

合居恒矜重自持雖盛夏冠裳秩如也閉户讀書不問家人生産以此益食貧性至孝父大梁字子任將以歲貢謁選時年六十矣須功歎曰父年届杖里猶奔走北路從明經起家母乃菽水不給於養乎人子之過也因痛自省責父嘗病殆不起須功晝夜侍湯藥睫不交泣禱於神請以身代竟得瘥後四年父没喪葬易戚咸備事繼母尤以孝聞搆一樓於先祠後訓誨子弟肅然朝典一日盛暑登樓見其子文跣足欹坐怒曰居處恭當

如是耶提研擊其首血流被面及文登賢書而頌功亦
由選貢考授縣令顧文性和易雅好音律歌舞偶為詞
贈歌者頌功聞而大怒既杖之又手取其表門者盡碎
之其嚴急如此戊戌文成進士筮仕蜀之富順迎養甚
懇頌功答之曰使富順農安於野商安於市士大夫無
間言即戲綵承歡不啻也竟不往身課農桑不復與戶
外事文入為西曹躬具板輿頌功終不肯往植海棠百
木於茅齋前日引子孫讀書其下所著有海棠屏集十

餘卷家訓遺矩一編嘗語其季子璽之婦父右藩楊並曰吾於古人法言中服膺君家敬仲四語如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二者吾庶幾焉至若仕宦以孤寒為安身君殆得其家法意許並不附時相以求開府也時人以為篤論弟頌德字洞庭癸酉舉人頌功子六人文齊京奕璽立齊蚤亡璽字敬夫邑諸生性孝友輕財好義文卒無子璽嗣以京之子孟梗有謂文之僮奴產業甚腆非孟梗所得耑者璽遂秋毫無所取

奕又無子而卒亹復嗣以立之子季楠及京卒又無子親友咸謂亹次子當為後亹歎曰世喪道矣名奉蒸嘗實利貲產兄弟之間有市心焉吾雖日不再食不忍為此態也竟以孟梗之次子華嗣之人皆服其廉讓素清癯年踰四十攖末疾時母樂春秋高亹以身不克終養甚恨逮疾革遺命治衣衾以麻桐棺以素殯於東廊勿復備喪禮曰吾不得為子以志恫也又為文以告其先人曰死而有知當盡子於來世不者魂且不散長與杜

鵑同啼也士大夫聞其言而悲之

李得軒給諫傳　　高世泰

公諱宗魯字學仲號得軒自少為名諸生迨成孝廉進士迨解官卧家園一以為善為樂天下名教為任至今子若孫世率循不衰四歲通論語孝經十歲窺百氏益穎出然家中落公竟從父鄉賢公躬治耕每手一編雜犢牧間識者曰是兒固有乘黄牛讀漢書風度也補諸生冠其曹成孝廉進士以萬歴癸酉甲戌補中書舍人

公曰臣從田間起獲讀中秘書臣幸甚則發中秘盡讀之國朝大創守無不擘績又手録二祖以來㫖意封駁百二十卷昕夕矻矻不減為諸生時庚辰纂修實録竣改兵科給事中直經筵督軍政上疏論鹽法屯政論九邊奉職無狀因條陳數事後來三十年如燭焰數計者俱不報又論南京官不宜過北考滿銓司惡之又劾大僚不職者大司成戴其蕐數人會有督視皇城之役而同鄉曾司空王少宰諸讒人之釁作遂出公浙江僉事

曾王者影附江陵壞江陵相業者也先是江陵起復考滿公正為中書嘗遺書其子謂相國既考滿則前日言官當名還諸讒人遂因此為媒孽也公則曰中與外皆臣職臣懼職不克稱耳寧必出入禁門耶政嚴明官吏自相戒勿犯卒未嘗殺一人褫一人冠服壬午浙兵變辱撫臣公所守郡去會城七百里旦夕不能達及報至公未及往救亂已解而前諸暴兵在行間者官司不能制所過縣村殘破諸道使者相約縱去勿問公曰若然

是狃我也是以吾民奉若輩也是教吾麾下辱主帥也
嚴為諭一切小有犯治以法諸暴兵遂不敢犯台紹秋
毫公力也嗣新督府至公例謁會淅復民變縳直指並
辱藩臬諸長公曰吾適在此其天意定此亂乎趨出救
諸亂民望見公旌幟則舍戈呼曰李青天救我公佯笑
我何德奈何不我辱而更呼我救汝乎徐徐為諭利害
亂遂定直指乃得解縳逃當是時淅兵民相繼亂公一
未救似閉戶一及救似纓冠其似閉戶也非怯其似纓

冠也非貪公恩威素著會逢其適耳而不意前直指者口稱公活命恩心實慚之反銜之更以此媒孽之其及救也不論功其未及救也則謂宜擬失律罪下其事於督府為張忠定公住應執不可曰前番亂甚倉卒七百里外不惟不能遽至又安能遽知昨番之亂定亂者何人乎皇天后土不可欺也迺得從末減調廣西兵備然而公決意解官矣公夙嚴事張甑山先生及抵家園往復益密且命愚公受學焉黄岡樊孝介公倩也亦受學

馬門以內師友消息門外人不知也家固貧宦復貧然家用儉凡浮費盡節縮公督耕朱孺人督織家且裕己丑歲饑甲午復饑戊申大饑公先後所食桑下人無算約捐穀五千石有奇歲時掩骼之費如之撫伯季諸孤建祠堂創義田設塾學立家訓里門火跪而以身請反風者三凡三請即三應若公者人不能盡信之天固信之也哉卧家園三十年值覃恩進階中憲大夫庚戌卒卒之頃無他語惟戒子若孫以勿忘為善勿忘天下名

教所著西園樵話兵垣奏議若干卷論曰浙之亂匪小變也公談笑定之匪有他術望旌幟倒戈呼民固心服公生平也凡亂民亂兵其好惡俱不與人異我無以服之則亂耳若公者龔渤海郭汾陽不是烈矣得一賢令一賢守一賢監司督撫賢於十萬師信矣

李愚公傳　　高世泰

公諱若愚字知白號愚公漢陽人張甑山先生講學江漢公同樊孝介執贄門墻一再與語即曰二子皆我以

上人且許以百折不回一介不染公從是以聖學自期與孝介期曰欲為天下第一等人願做天下第一等事年十七蔡青門學使擢冠諸生後竇淮南董思白熊石門諸學使試皆第一文聲籍甚海内其為文一摹左國秦漢鎔古盡變卓然名家萬歷丙午舉湖廣鄉試次年讀書南雍交天下士時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講學東林遂與公通契後斥門戶者指公為東林弗辭也已未舉進士除浙江温州府推官過台州拜父中憲公祠下

故老子弟爭攜壺飧相迎曰此李青天兒也相泣而别
治温一如中憲公之治台雖風裁甚著而宅心忠厚訟
獄衰息七年中平反通省死罪數千人減查盤贖鍰數
萬兩革各屬之餽儀卻鹽商之歲例建黌宫創學田修
義倉置義冢樹忠坊訪賢裔拔單寒平劇寇詳載東甌
祠祀中會考滿臺使交上最奉旨擢用時天啟癸甲之
際趙高邑為冢宰先忠憲為總憲魏嘉善為掌垣推東
南賢者必首及公先忠憲且貽書浙撫曰李某此世界

挑鈇擔人也物望始專歸而小人之忌乃深矣無何黨禍起逆璫魏忠賢矯旨逮楊左諸公公疏救格不得入羣小媢璫指公為楊漣死友遂謫常州府教授遷國子監博士復遷刑部主事上疏清理直省獄囚語切時政或為公危之歎曰吾生平所學何事惟有俟命而已會江西積欠金花銀五十餘萬兩羣小趣璫言於部委先生督催立限三月稍後期即逮矣公至江西檄下郡縣皆感公忠誠一月便起解而逆璫伏誅公報命奉旨優

敘臺省亦交章上公被逆璫摧折始末特蒙卹雪而止擬候補禮兵二部戊辰拜命犒大同師上九邊兵食冐略議戰守策又因旱陳言請誅魏黨許顯純等七錦衣以慰忠魂不雨請治臣罪上立磔顯純等於市甘霖大沛都人士僉謂公誠能動天云尋陞工部虞衡司轉營繕司郎中時守禦需才急大帥某某繫獄公密疏薦曰晡疏入旨夜半下立出二公於獄後二公頗奮功名公終不言所自庚午主考廣西鄉試策問謚議讀者皆占

公羽翼名教之功辛未陞兵部武庫司郎中考滿以五
品拜恩綸旋告病歸甲戌回部大司馬張公特疏薦為
職方吏部題補武選郎朝論殊不伸公惟知盡職奉公
武選於是肅然一清上聞之亦曰京官不要錢者惟劉
宗周李若愚耳乙亥陞江西右叅政豫章士大夫聞之
鼓舞相慶下車延見父老問民疾苦勸民無好訟訟以
漸息俗以漸和暇即與賢士講學澹臺祠署學政典拔
貢當國者托臺使致書囑所私䁔焚其書不啟所拔九

十八人一時稱藻鑑馬流寇蔓延撫軍移鎮公選將材備軍實嚴保甲固城守保障之功甚偉歲祲民大饑傾槖治糜為倡復便宜發積穀數十萬石以賑所全活無算巡撫解公舉公自代俄連喪壯子痛絶竟解綬歸歸居社園壹意講學明道傳後著書干旌錯户輒以疾辭明末起廢名為太僕寺卿以老辭不拜所著有證學編讀書録太極圖義詩經七易稿歷代相臣傳昭代名臣録煙霞盟年譜遺集諸書

忠烈劉公傳

劉同升

公諱孔暉字嘿菴廬陵幢橋人其先遊楚之邵陽因家焉公為人神清有異標負偉人志與人交和平然每聞忠孝事則慨慕不已年十三為董公元宰先生所知十九歲補餼辛酉舉於鄉出李公匡山門繆公西溪器之公至性孝友父體羸不離醫藥手製以進凡四十年每病衣不解帶其事母彭如赤子之依於懷也幼與兄課家塾公課已竟伏几而泣師問其故曰兄課未竟也壬

戌兄養痾山館公與同起居凡三逾月兄病不起公痛絶破涕以慰母閉戸哀痛人不忍聞撫孤姪極慈丁卯母病晝夜侍卧側母歿哀毁骨立居廬三年甲戌下第父年七十矣念鼎食不逮過華亭謁董宗伯陳徵君徵文以佐壽觴丁丑乙榜為機部楊公所賞公過予邸舍自歎數奇予為公扼腕以親老授龍陽諭著述不倦勵掾如孝廉時修學宫建講堂簡士之秀者課之貧者衣食之中丞盧公侍御林公交薦已卯應聘滇南拔十八

左進士廷臯龔庶常鼎皆知名士庚辰下第明年擢知新鄭縣時中州為賊蹂躪令皆解綬去慨然叱馭曰國家養士恩禮不薄何至緩急不可恃乎平日虛談節義急則委城以去所愧鬚眉吾耻之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吾志決矣歸而辭父父曰報効朝廷是所望也是歲九月至邑謁子產祠歎息久之有尚友之意焉歲旱氣厲民僅孑遺城郭日圮公為撫循舉行諸大事民皆德之曰古之遺愛也新四城門備火器設團練倡義勇拮据

良苦未幾土冦李際遇攻圍者再公率練總趙汴等擒斬王一毛等渠魁二十三人獲騾馬無數中丞及廵方歎公應變之才冬十二月闖賊率輕騎數百逼城索印公率衆禦之次日復益數千騎繞城呼降公大聲罵賊至午益萬餘以雲梯登城公廵城南為賊所傷墮城且死百姓救之乃甦時賊亦去公曰復至則不可支矣誓一死以守封疆遣家僕歸告殉難於父及子應祈壬午春正月賊果大至公諭鄭士民曰此吾致命之日也我

死葬我子産廟側毋返旅櫬急草遺書報父曰人誰不死今得死所矣老父不得盡孝之子得盡忠之子亦可決然於心也城陷巷戰不克十二日被執至朱仙鎮公屹然不動賊欲屈之公大叱曰我朝廷命官肯為汝屈膝耶賊猶欲屈公書公見上有縣字益激公怒大罵逆賊不絶遂遇害年五十三學者稱為髙霞先生門人龍陽貢生楊芳義俠鍾寛家僕劉登劉廷劉儀楊時從公赴難楚撫何公沅撫李公觀察郭公允六庠之請先建

專祠於里以俟豫中題請褒公殉節之忠云

易烈女傳

余士忠

予少時聞易烈女事心輒怦怦動越壬辰歲衆以其事上當道當道咸義之檄有司歲給衣糧衆稱快辛丑烈女卒甲辰冬乃得憑而弔之私念余慨慕二十餘年且屬在里左攬筆墨自矜烈女尚羈旌典又使其懿行委翳草土何以慰人心而風世教退乃悉其狀為之作傳稱烈女者何未成婦也女姓易楚之孝感人生而嚴重

曉大義許漢陽諸生劉宏之子養恬恬攻舉業未就卒易聞訃雨泣摧毀爲請於父欲得撫劉之棺一痛亡憾父難之易曰即不如劉父將以兒浣他人巾櫛父知不可奪乃歸之劉萬歷巳卯歲也至則痛憤欲死不可得夜拭衿帨自縊驚姑魏救之乃魁恬就窆易欲以身殉之姑徬徨解曰若念吾兒亦念吾兒有垂白之父母乎易立起泣謝遂剪髮瘗穴中曰吾以其心死死者姑以其身生生者也自是設靈寢側哭無時一切奩具斥不

御日夜鍼濟以奉舅姑而自茹辛食淡跡不及戶外者
二十有三年癸巳舅宏卒與其姑鬻衣治殮具送往如
人子禮而承事孀姑益謹辛丑姑病易求藥露禱出之
死法者無遺力竟不起易仰天痛哭恬謂自是得見恬
於地下矣乃亦病父欲藥之卻曰兒向者有臨穴之言
在葬姑畢遂絕粒死後姑凡十二日方屬纊曰其必與
恬共窀穸以屬父父名占外史氏曰偉哉烈女矢死於
夫亡之日不為遽忍死於舅姑亡之日不為淹不婦而

婦不子而子易於是乎不可及矣往固有事相類而論
殊不一者可歎焉我朝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
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姑如婦禮年五
十餘弘治間劉公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
婦顧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
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辯之引張良陶
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
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

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嗟乎天下之忼慨激烈者豈必死其人哉死其義耳死其義不為無名則死其人何過乎女子以心許人而即以身殉之視世之有愛足念有後足恃者其陳義更篤矣而何不可旌之有向使躊躇隱忍不更嫁不死也能死而又若不許其死晝面汚行者有口實矣奇功不可賞天下寧有幾甘陳奇節不可褒天下寧有幾烈女哉又況於節也而孝成之如易氏者操彤管者惡得而不書

彭烈婦傳

朱異

彭烈婦者博士弟子員彭濛妻也婦出於陳父母棄不育謂曾養三女俱為殤鬼故不育有隣媼為之孳乳之十二年復還陳貞靜端肅聦事濃粧歸彭生凡其家之有無一切拮据其所未足不願以煩彭郎令得畢力咿唔姑御婦甚嚴婦直以禮自裁舅以晚年得癲症語多不簡婦獨曲為引避及舅疾瀕危朝夕侍湯藥無倦會彭生死婦所為裂肝碎腸者竟日夜剪髪三分之一以

挽彭郎一以與孀姑一以與已母示不能終事母與姑而相誓以死也已又斷其兩指即以指之血遍瀝彭郎之膚示以血脈融貫無隔形骸有盖彭生棺者婦曰無盖吾將與同棺也伯叔諸母心甚憫恤以微言慰藉之婦獨神槃形姑弛思懊墨而謝且慮其夫兩稚弟呰窳不前無能為彭氏立門戶於伯叔諸母處諄諄囑以後事姑又謂其婦曰余以暮年守節惟汝忍舍我乎婦曰姑有兩稚叔駸駸成立足以終姑身婦將何恃而不死

乎言訖而卒先産一女女且不育竟乏嗣婦死之日姑以貧故不能給殮時有彭生社友十餘輩白其事於邑長姬侯姬侯嘉其節烈於民風有裨捐數金以作殮資侯命駕往其門一時諸僚屬往閭邑紳士往及齊民都往觀者如堵哀聲滿道乃知婦不死於父母不育之時而死於彭郎偕死之日以烈節自顯因以顯夫又顯其所自出則死有重於泰山者此之謂也余故備述之以俟世之觀風者采焉

劉文恪傳　賀逢聖

公諱楚先字衡野別字子良湖廣江陵人祖世鄉居其地為宋狀元畢漸故宅先是公父諱夢龍夢漸來謁而夫人娠一夕公叔父方寢夢中聞砲聲争傳狀元到兄家驚起來告而公適生復見庭樹隱隱結狀元二字命名曰狀幼而穎異甫八歲與弟自館歸見父執而進揖其友曰一對好書生公揖起應聲曰兩員賢宰相其人大奇之嘗從父過張江陵文忠公尚官詞林家居留飲

於得月亭月方升文忠出一聨云得月亭前人賞月公
即應聲曰奉天門外相朝天文忠大喜飲公父大白而
撫公背曰異日我後即汝也勉之公勤學愈勵公母一
品夫人鄒氏公安尚書鄒公女也博學能文課子最嚴
公髫年遊泮廿四舉於鄉廿七成進士授翰林檢討官
至少宗伯兼學士署儀部事當是時神宗數欲易太子
公以代篆請皇長子冠婚一月七疏言甚切直皆不報
公度不可得乃率文武百僚伏闕堅請命備後事以待

不得則以死争之公疏入上果怒責首事者要挾君父立欲置公於法頼洪陽張相國力救凡三易票擬且言此臣素孤介無疵罪之彼得名從晨至夕乃得皇長子冠婚來春次第舉行之旨大典既成儲位始定海内多其羽翼之功然鄭妃銜之而帝亦不悦矣會憂危宏議事言官承望風旨言禮部亟請冠婚之臣未有不與其事者遂擊公公免官閉住杜門讀書手不釋卷日中臨帖寒暑不輟行草楷隸皆精工無聲色貨利之好子孫

衣大布對之尊嚴若神嘗庭訓曰做富貴人易做好人難吾門素族當立身修德無放蕩以忝家聲也自書萬物皆備於我一介不取諸人於壁身體力行之重慶之變流言奢逆且順流下江陵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風股慄鄉紳士庶皆攜家出城逃避或有勸公行者公謂長子啟和曰吾大臣也雖無城守之責義不可去脫有不測城亡與亡耳居第如常時遠近頼以奠安後卒無事先去者皆愧家居幾一十六年值閩海葉相公當

國屢欲起公忌者阻之臺山乃自言於帝奉旨起行公力辭再四相國致書曰公海内夙望故聖明特簡余久忝相位意得請告期以朝事託公引領相待毋坐索高價也公固辭臺山不能俟惆悵去國復一年再起少宰刻期就道公以疾辭不可乃行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適有狂人張差執挺入宫門廷臣交擊之因言鄭妃謀危東宫欲廣為窮治神廟震怒章皆不下公乃上疏畧言張差擅入皇宫自有應坐之律當

即時行法立斷葛藤何必猶豫使張大其事以傷國體乎疏入上悅即時名見百官呼太子出示羣臣且加温諭百僚大悅事果立判出朝皆賀曰公真老臣能斷大事吾輩不及也未幾同大學士吳公道南典丙辰春闈得士三百五十人會有沈趙捉刀之舉言者亦詆二公公曰國朝幾三百年惟此事尚存公道主考衡文耳分號之弊責有所歸静聽不辨言者皆斥謫尋以代祀觸寒抱病疏乞骸骨凡十數上皆温旨慰留公歸志既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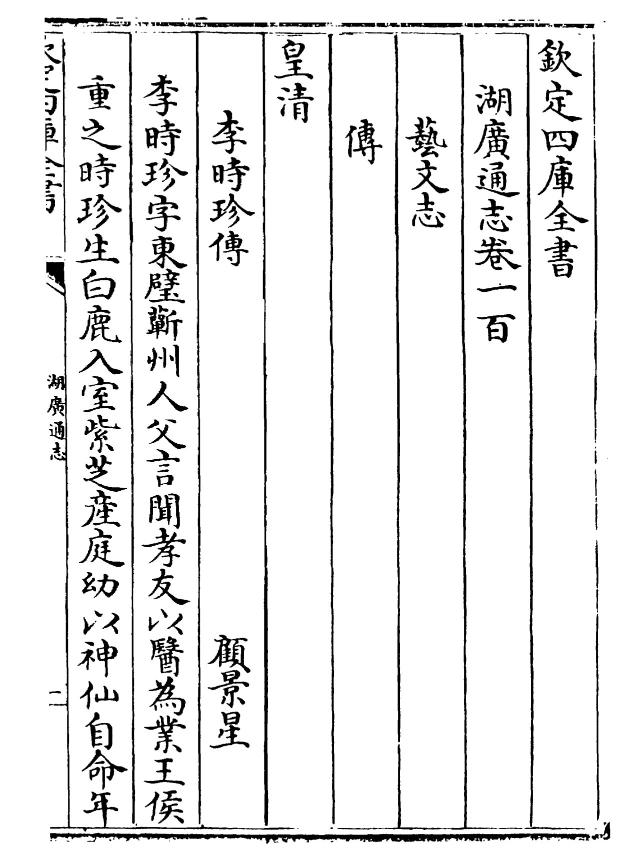
乃移疾出城沿途候旨經一載而始得予告俸薪猶錫於里閭公在朝時中貴人盧受方用事頗作聲勢人皆奔走公望重一時行將大拜獨不與交人或勸公稍能自下立可入相公毅然曰未聞枉己而能直人者相國吳公每晤公必執後輩之禮投刺稱晚公受之言官又謂輔臣不應下部臣亦列章奏吳公乃具揭言部臣劉其在臣七科之前品行學識巍然師表臣豈敢以一官而忽長者奉旨允行時人皆以克謙美吳公而以能持

古道服公公致政後學益不倦建青藜閣圖書山集手自丹鉛不通賓客郡邑有司望之如威鳳祥麟一覩顏色榮於御李光宗即位公年已八十以經筵請立之功遣官存問擬名未行而罷及熹宗立進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封四代皆一品更有加勅起用之旨門人故吏以魏監時方煽熖知公持正不阿恐出而忤璫必罹於禍皆奉書止公公曰此非吾知足時耶胸臆不行出亦何補堅卧東山賦詩自娛每聞朝事撫几長歎至於流

涕年八十四而卒卒之夜有星如布長數丈自天而下墜於公宅後之清風池人皆驚異訃聞上為震悼輟朝一日遣行人子諭祭九壇又遣中書官營葬贈太子太傅謚文恪䕃一子中書舍人公筮仕以來兩侍經筵一使册封分房者二教習者二戊子主應天鄉試丙辰主會試皆稱得人公高祖劉懋成化壬辰進士官刑科給諫首劾汪直暨萬貴妃廷杖繫獄左遷浙江水道僉事不之官鄉居隱處自號不垢子祀縣鄉賢事載江陵志

中曾祖悦弘治壬辰進士由户部郎中擢蘇州知府郡事大治以征賊功賜緋衣一襲皆為當代名臣子六人恩䕃者三伯子仲子皆未授職四子啟新由中書舍人歷民部郎中詩禮相傳荆南推世家第一云

湖廣通志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

藝文志

傳

皇清

李時珍傳　顧景星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父言聞孝友以醫為業王侯重之時珍生白鹿入室紫芝產庭幼以神仙自命年

十四補諸生有聲三舉於鄉不售發憤讀書十年不
出户閾經傳子史聲律農圃星卜佛老稗説莫不備
究待詔瞿九思以師事之尤善醫遂以醫自名嘗投
單方愈病多不取值遠或千里就藥於門富順王嬖
庶孼適子疾王因窓諷時珍時珍以良藥進題曰附
子和氣湯王感悟適子卒得襲位楚王聞其賢聘為
奉祠掌良醫所事世子暴厥時珍立活之王妃自負
金帛以謝不受薦於朝授太醫院院判數歲告歸著

本草綱目以太倉王世貞海内博學攜書就正世貞序其書稱為北斗以南一人生平多陰行善不令人知年七十餘預定死期為遺表授其子建元令上之其畧曰臣幼羸疾長成稚鈍惟躭嗜典籍奮切編摩纂述諸家殫心釐定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謬誤實多乃加訂正歷歲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穀嘗百草分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遵伯高剖經絡之本標遂有神農本草三卷梁陶弘景益以注釋為

藥三百六十五種唐高宗命李勣重修長史蘇恭表請增藥一百一十四種宋太祖命劉翰詳校仁宗再詔補注增一百種唐慎微合為証類修補衆本自是指為全書攷其間疵瑕不少有當析而混者萎蕤女萎二物並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虎掌南星一物分為二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檳榔龍眼菓也而列木部八穀生民之天不能辨其種類三菘日用之蔬罔克灼其質名黑荳赤菽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

火混注蘭花草卷丹為百合冦氏衍義之舛謬黄精即鉤吻勾栥旋花即山薑陶氏别録之義譌歐漿苦膽草莢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栝樓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倍子構蟲窠也而認為木實大蘋草田字草也而指為浮萍似兹之類不可枚舉臣不揣愚陋僭肆删述複者芟之缺者補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鎖陽山柰土茯苓番木鱉金桔樟腦蠍虎狗蠅白蠟水蛇狗寶秋虫今方所用而古本則無三七

地羅九仙子蜘蛛香豬腰子勾金皮之類方物土苴
而稗官不載舊樂一千五百一十八種增樂五百七
十四種分一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為綱附釋為目
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産次以氣味主治附方
著其體用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攸關靡不收掇
雖命醫書實該物理伏願陛下特詔學臣補著成昭
代之典書當與日月爭光臣不與草木同朽萬歷中
勅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進命禮部謄寫兩京各省

布政刋行海内珍之時珍晚年學尤篤晝夜不輟自號瀕湖山人著醫案二十卷適所館詩十卷集唐律六卷脉訣一卷五臟圖論三隽容難命門考蘄艾傳白花蛇傳行世又著天文地理奇門遁甲諸書以子建中貴封文林郎崇祀鄉賢顧景星曰余兒時於里中聞知先生軼事孝友豁達饒隱德晚與余大父交悟濂洛之旨讀書以日出入為期夜即端坐盖有道者也其以神仙自命不然歟詩文他集兵火多不傳

惟本草綱目行世攷釋性理格物可裨爾雅詩疏舊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增千一百六十一皆獨得云　賛曰李公份份樂道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既智且仁道藝以成遐以媲之景純通明

劉千里傳　王封濴

劉醇驥字千里廣濟人大父思郊父芝圃兩世皆積學以文名醇驥生而有文在手曰歷十五入邑庠聰明志古蓬垢忘寢食舅氏胡士容佐之書自九經歷

代史洎諸子集靡不淹覽每恨宋元以來文習日卑
孱因奉左國史漢為繩矱近則歷下瑯琊南溟大泌
左右率從或苦其文宏麗生獰聱兀幾不能句讖之
醇驥益自喜更曲折盡興乃止其為諸生試輒冠軍
澄川高彙㧑尤才之崇禎壬午高公聘楚士修五朝
文獻録醇驥職安陸傳志居最順治丁亥以歲貢當
上公車不赴已念長安英傑會因入都與柏鄉厚菴
環溪都門講學歸而李公五鹿備兵興國以師禮迎

主赤巷教授生徒得盧高遠心華士瞻公望皆成進士丙午由吳走曲阜為文告先師墓因復入都有議以國史疏薦者不果乃歸甲寅家居病痁明年秋七月竟卒年六十有九醇驥貌頎而癯亭亭鶴立性方直簡塞高自負其論文自歐曾以上不輕假易人間嘗謂史家敘事之法久失傳故其從事人物所畫斷芟除都不類當時體及退而尋之孟堅集中一一有所謂也而又食古能化嘗云吾楚前輩大泌文章贍

博有史漢之風惟摭援故典至數十行不易一字此其所以短也持論類如此醇驥古文傳志神明班孟堅口微吃亦似之詩歌雄深雅健日不間吟湛心理學數十年所為通書太極定性諸解雖未盡出於粹要論斷筆老則孟堅以後未數數見也卒後四年而弘博舉纂修明史之局開公卿間往往思醇驥子一名光智頗苦貧抱父遺集百卷日以省録望之孝穆焉

李門二節婦傳　　李昌祚

余家在深山中三四百年樸畧之風至今存焉先時忠孝節烈之事父老能言之而無能載之於書者余猶及其一二事思以廣其傳而垂於後其一為李若英之妻節婦姚氏英與余祖同出於曾祖箕山公少能文以屢試擯於有司至病二十七歲卒節婦猶二十二歲也夫死之日欲自經以殉族長責以姑在且生止一子甫一歲宗祀繫之存亡遂忍嘿不敢言死

而事姑日謹同居一室夜則與其子同衾而寢婦姑
相憐甚姑壽八十七未嘗一日離也家有凌犯者或
厲聲終日卒不校分産從其薄者日親杵臼食糲衣
縞至今五十餘年哭其夫如初喪之日延傅課子慈
嚴有法所謂一歳子者名應貞有聲膠庠間生孫四
昌黎昌穆昌蘇昌稽俱幼繞膝為戲節婦未聞開口
而笑時年七十九宗族鄉里稱之其一為李若谷之
妻節婦雷氏谷之於英猶余祖之於英也谷為余曽

祖太常公胞弟之子生有慧才目數行下相貌若神仙中人太常公悲其弟蚤夭以為此固大器孰意其更有不然年二十而死矣節婦纔十八歲生子數月每哭輒死復生終日抱子詰殯所向夫呼曰吾非為李氏有此一綫吾何以生為哉太常公憐其志予以生產獨厚屬纘時尚執余祖手祝曰應栢子當子之應栢即數月子也余祖撫之如己子婚娶拜列與余父同唯祭告别之所以存谷之後也節婦以是無煩

經紀外事足不涉堂下祇闔戶悲慟㞒㞒若不解人世者栢後貢於成均節婦亦不知為喜栢年四十三歲夫婦相繼死節婦則戚然直不欲生矣病臥席𨟠間越五年乃終享年六十七栢之子亦有四長昌科府學生次昌捷縣學生以世亂棄其業躬耕自食次昌重縣學生次昌宣二節婦幽貞自守多不欲表揚於人故人未得其全也

田烈婦傳

熊祚永

烈婦田氏者漢陽田君生蘭之次女諸生文綸之妻也烈婦秉姿淑慧稍長僅識字既而解文義因自力於詩然深自韜晦雖諸父昆弟亦不輕示片紙隻字人以是益賢之十七適王生克執婦道王生遘重疾烈婦祝天請代王生疾劇熟視烈婦若將永訣者烈婦慟謂王生曰君若一旦不諱余雖不德稍知義理下無子息惟君是依敢念餘生以負君耶君慎勿憂余也王生遂瞑烈婦親為含殮經營喪事將畢謂母

曰王生不幸中道見棄臨訣之時誓不獨生今將踐
前言以相從於地下生爲王氏婦死爲王氏鬼父母
之門無緣再入蓋是時水漿不入口者六日矣以頭
觸柱血流滿面母氏知其將圖自盡時與之偕烈婦
僞曰兒尚不死母當歸矣其母既去猶留兩婢時時
守之烈婦乃自束髮紉衣顧謂兩婢曰衰經之衣不
可復脫誰拂余心死當含怨因自書絕命詞三首其
一曰與君白首共爲期誰料分飛慘別離我命豈同

風絮落矢從泉路更相隨其二曰辭余父母與諸昆莫話傷心早斷魂兒是西原陌上草雪凌霜姤已聲吞其三曰冥路悠悠可緩行君歸我肯惜微生寧甘地下同埋玉豈學啼鵑怨五更時夜過半守者稍懈乃投繯而逝年甫二十耳余高烈婦義乃為之傳以竢司風者採擇焉

王氏貞節傳　　劉肇國

母王氏本儒家女年十七而歸張君完甫四年而張

君棄世其長孤方三歲今名慎先次孤一歲今名博
先慎先今生四十餘博先亦四十矣張素苦貧兒孩
提兒幼學時正母之反髮覆面嘔肝為血之時也而
養不廢焉教不廢焉養固不廢於十指而教固不廢
於寸心也兒弱冠兒壯有室時正母之畫荻為字斷
鬒為錢之時也而又正母之操利刃以避鋒敵寄逆
旅以保身手之時也而教不廢焉養不廢焉婚不廢
焉試而為士不廢焉教養固不廢於十指寸心而婚

試亦不廢於十指寸心也迄今愼先博先年强仕矣
正兒家有室室有子腹有詩書詩書成俊秀出門有
交遊交遊勉忠孝之時也而母之教不廢養不廢婚
試不廢者今又且不廢於二子之子也獨是十指磨
而礪寸心枯而乾頽然萎然精力無毫髮存者盖自
四十年來已胥化而為二子之家又化而為二子之
名又化而為二子之文與行也至若不二心於死生
間終始以禮自防少當兵賊世而無强暴汚大啟其

門戶母也而父母也而師保母也而臣僕雖其志之克為哉亦其才有以濟之也今母壽且未艾他日下地若見張君張君若問慎先博先兄弟母其有辭以對矣是誠足垂陰教而當闡幽之事者母生於萬歷辛丑六月十六日博先有文名為諸生慎先如之母之弟憲盖能助姊氏之志而成其節者法得並書俱漢陽人齊安胡子石屋為余云

南漳令姚延儒傳　姚淳燾

公諱延儒字爾真浙江烏程人壽曾大父承安公為理學名臣於公為祖太僕卿往為御史不附魏璫顯直聲諱祚端公之所自出先大夫方伯公前江南臬使於公為從兄亦公所從受業者也公家學淵源才挺出流輩數等而屢不偶丙子中副車丙戌學使者李公際期最名知人得公文賞嘆拔第一貢入京師廷對上列順治五年授南漳令是時西南猶未底定湖湘左右皆壁壘漳小邑屢困兵燹流亡未復而西山

冦假聲勢搆禍肆殺掠出没不時人心皇皇公至竭力招徠均其徭役寛以文法閲五載民懐其德政聲流聞擢大同府同知未離任而山冦郝摇旗袁踏黨等豕突傳堞勢張甚或請暫避圖恢復公曰吾守土臣義當與城共存亡他無可言者已城陷公束帶整衣坐譙樓賊至脅公降公怒厲聲斥之賊猶未忍害公而公愈自奮詈不止卒被戕於水府廟一僕同殉時順治九年十月十一日也事聞

世祖皇帝深悼焉贈奉政大夫予祭予䕃康熙四年有河南鮑帥勦賊凱旋過漳駐水府廟忽狂風大作天地晦冥帳下一降丁劉某者自言南漳姚公往死吾手今固當償邑諸生陶相虞具陳其事力請於帥帥立寘之法虎夜至食其屍人咸異之相虞乃公被害後殮公者陶除虞弟也公生平敦倫誼不言而行太僕公令江都生公而母夫人歿故别號邦劭事寡嫂備誠敬撫諸弟如子喪配吳孺人時年僅三旬餘遂不

復娶平居家庭師友間一以道德相切劘其見危授命處之恬然本於知之明養之素以視世之慕名畏義矜血氣於一旦者固不無逕庭云

劉太史傳　　金德嘉

劉太史稚川先生者黄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黄岡團風鎮四世而生封公封公二丈夫子伯克章公其次封公暨太孺人蚤卒叔行三者鞠公公髫齡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甚

弱冠登庚午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公下帷其中閣中數有徵怪公秘之博綜六經左氏公穀史漢曁唐宋八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己丑成進士

廷對策萬言其畧曰陛下統一海内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厰衛以寧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名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寛隱匿連坐之條亦既湛恩汪濊宇内嚮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

草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愚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為二帝三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為明心之要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

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為正心之功以誠為復性之道以仁為成己成物之全復古者日

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對駁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僅以奉行為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為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

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裕邦本並屯
衛以杜隱占清釀成之源彌禍亂之萌以銷冦盜立
滿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斯享國億萬年而臣
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兹乎對既畢
奬諭有加於是臚傳第一授國史院修撰如
經筵滿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壬
辰分校南宫得二十有二人榜放皆天下知名士尋
請告旋里癸巳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

侍讀學士曹公厚菴姑也子孫茂甫二齡曹夫人鞠之公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没弟姪五六人孤弱公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常過崑山令雅與公善願以千金為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質數十金餉公公聞而止之吏恐解脱不力公諭曰勿慮不費爾一緡也入白令令不可公曰第貫吏罪即拜賜千金矣令不得已從之吏得脱而女婚以全然公終不以告人也邑子綦遘兵亂妻被掠至京公

知之為貸百金以贖完娶如初後生數子戶口大蕃息人以為公賜焉壬辰秋南歸過淮上捐千金置産於其寺乃抵家而垂橐蕭蕭如布衣諸生矣公端莊嚴恪不問米鹽凌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深經術不作西京以後語門人陸進士嗚時梓以行世至今藝林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旦晝所為夜必焚香以告蓋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拊孫茂成立令司訓郢學孫永錫純嘏且繩繩式穀矣金子曰余讀稚川

先生書心竊嚮往之盖董江都劉中壘經術爛然矣乃歷觀先生生平抑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賀逢聖傳　　張希良

賀逢聖字對揚父陽亨先生理學醇儒也别有傳公少承家訓已有公輔之望與同邑熊襄愍廷弼齊名而學使熊石門尤以國士目逢聖嘗謂熊賀兩生固狎主文場然岍憤陵轢摧陷廓清賀不如熊他日柱

天維地休休有身後令名熊不如賀萬歷丁酉廷弼領楚解逢聖獨報罷石門延見新雋士舉手為熊賀且謂賀子益當大貴無疑諸士僅一揖退特遣吏趣逢聖至握手欷歔欵慰至再因以一公事相屬約可資三年膏火公謝之石門益嘆服仍簡罰金為贈陽亨公問金所由來學使名作何語具述所以陽亨公笑謂眞吾兒矣越六年癸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以二親急養請授學職得應城諭是時陽亨公春秋

高不欲之官逢聖僅攜一僕自隨而留危夫人奉菽水至則寄食於訓齋屬齋視學篆已得併志讀書嘗兀坐明倫堂見先聖於屏間是日有持聖肖至者宛如日所接異之乃益淬厲勇進以大儒自期丙辰遂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時詞林雅尚風彩逢聖獨持簡樸嚴取與門庭閴然久之請告歸省前學使熊公適秉楚臬諸門生貴顯者紛紛陳乞不已逢聖起居函丈外一無所干而靳撫其為熊同邑人素有郄熊

剛介不堪為之下擬具疏拂衣諸門下士堅留逢聖獨趣熊去曰以廉使抗中丞傷國體若委曲溗忍非逢聖所望於師也熊悟謂真愛我竟去壬戌分校禮闈所得多節概士尋遷國子司業充經筵講官是時逆璫魏忠賢交通客崔諸奸竊國柄舉朝攀附逢聖獨不假色辭璫思羅致之乘間諷云各直省建立生祠惟貴鄉從無功德逢聖拒以此地方官事非其所得知璫又云聞上梁文是先生大筆正色云作文借

衜固俗態逢聖待罪經筵不能走筆數千里外為他人署紙尾忠賢默然甲子歲當鄉比忠賢復主廷議推逢聖典南試屬所私諭意曰此出上公命宜入謝笑而拒之即日嚴裝出都忠賢怒矯旨自涿州追還以他僚往自是逆黨俱心衜之而楊左諸君子相繼罹璫禍公乃力疏歸養甫抵里門而削奪之命下推官禹好善知縣王爾玉俱逆黨百計窘辱之逢聖益峻自防諸奸陰慴焉懷宗即位詔起南祭酒尋遷少

詹協理府事疊丁兩尊人艱喪葬一秉古禮服闋入
都由少詹遷禮部侍郎歷吏部侍郎尋遷正詹教習
館員禮部尚書明年詔入閣辦事歷階少傅詹一子
中書舍人時首輔頗專恣與援黨附而逢聖始終斂
約持正如一京師呼為賀聖人未幾致政歸上思之
不置奉特旨再入中書而終與首輔不協因屢疏乞
休愍帝御便殿謂逢聖曰先生忠謹端方朕深倚賴
奈何遽引退逢聖自陳疾狀仍詔慰留復抗章不已

辭愈哀上嘆曰先生獨不為朕强留耶堅志難挽暫歸攝行且召先生次日錫宴溫諭遣還時戊寅秋也明年遣行人齎璽書存問奬慰有加然逢聖雖去國恒慮國事日非憂形於色目擊楚中寇鋒洊臻不惜屈體當事借前箸而謙謹逾甚應門止一老蒼頭時與隣曲握手平生道義相勗繩約子弟不使及公庭門内外若無宰相者癸未獻賊渡江逢聖督守南門寇攻城急乃親啟楚藩請發藏鏹犒軍不應猶以忠

義厲守陴者五月晦日城陷入告夫人危氏曰吾大臣家不可為賊辱夫人率婦婢投後園池中逢聖侯舉家没乃投淄陽橋下以死八月城復索尸不得及歳杪湖水涸得之凡六閱月貌如生逢聖生平得力實自陽亨先生一步趨不敢失墜嘗喜吟韓魏公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之句故其在政府申救黄石齋引薦謝青墩皆以陰掖潛移有回天之力而頻經摧折以迄殺身成仁從容不改其素盖其

融治於聖學者深也而當時止為亞相所懷嘗不盡
又登朝未幾輒引去論者惜之公子二長覲明次光
明與三孫皆死獻逆之難覲明之配曾氏光明之配
陳氏闔門就死者二十餘人惟孫士聰士廉存外傳
所載多奇蹟如鎖潯江水妖拜衮赴闕時黃鶴導前
諸軼事以怪不具書

明溆浦令王祚久傳　　夏力恕

王公諱祚久字象徵貴州平越人拔貢成均故事太

學生得陳書闕下及東林禍熾人爭標門戶競氣節不以保身為榮議者方諸東漢之末而流弊過之公獨恂恂淵默以立誠為本濟物為用或以非分干則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揺然未嘗一託於稜稜之風骨以漁禍而獵名也辰州溆浦縣古五溪地最為僻遠公再居守令遂綰綬於兹當時名士薄縣宰不為抑或飲酒賦詩以自豪罔念民事公既心陋之甫下車周覽四境慨然曰是豈不足為政乎興行禮教百廢

俱舉暇則徜徉桃花明月間進諸生娓娓不倦淑人由此向學邑有里三十六坊廂四亦號繁劇未踰年具知村落遠近戶俗刁淳民以事至輒曰若自其所來耶某某今遷善改過耶聞者悚然然嗅咻之至既畏且愛趨令如水南方不靖築城壘清盜源一言所及若臂指而呼吸之莫有違者懷宗時兵儲缺供有何將軍者領萬餘人駐其境初頗斂戢公即懷遠慮厚結之邑民不知也久之果乏糧潁行將肆屠掠既

有日矣公屢謁不得見勢漸急吏民惴惴無人色公經理粗畢即掀軍帳直入伏地自陳將軍且怒且詰曰吾籌盡無可量者汝一人來何濟汝能令吾軍為沙蟲猿鶴耶公涕泗交頤願以某一人易闔境民命某歴官來有餘俸八百金布八百疋敢為壽將軍曰吾即自贍若士卒何先是公已與里民具牛羊豕酒米若干遂如數對將軍頗稍霽沈吟左右顧而銀布牛酒俱至錯陳帳外一軍皆喜明日整衆行邑民震

懾悉走衙舍環伏背數疊猶內外不能容將軍既獲裹糧又感公至誠凡境內道途所經悉以箭識其門令曰闌入者殺無赦於是衙枚疾走竟不戮一人去萬姓再生歡呼動地越數日父老相聚泣告曰殺聲聞百里外矣吾邑感公德不小也初公令豐都慈祥愷弟蜀人德之至是解組歸只一輿家人徒步淑民皆齎糧以獻悉却不受遂哭送挽輿至里門不絶世世祀之公子七人孫二十一人長曰夢麟康熙補行

辛酉舉人令豐潤夢旭康熙壬辰進士翰林檢討轉
戸部郎中夢堯康熙戊戌進士翰林檢討轉刑部郎
中出守粤西太平府其餘科第蟬聯不具載長曾孫
曰士俊夢麟子也康熙辛丑與余同成進士共事詞
垣二年餘長安珠桂閉戸吾伊而未嘗乏絶余客偵
其故乃知豐潤公有惠政豐潤人德之時時寄濟其

匱雍正九年由粤藩奉

簡命特以御史中丞撫楚北溆人聞之猶感泣曰此王

公後也嗟乎公之世德逺矣公甞自言吾所行皆陰德事但期無愧方寸不令世人知亦不令後人知故其他遺事多不傳當時淑民目擊者其父老盡矣其子若孫亦盡矣歷數世而稱道不衰祀於家復祀於學余昔遊衡湘間衡湘間人亦頗道之士君子誠能濟物為守令則德在一邑為宰輔則德在天下向使當時標門户競氣節者悉克效公所為其所全豈不大哉若乃資官閥以世其家此又公之罪人不足道

矣贊曰余聞諸故老明季楚中被兵最毒有民社者倘所謂全軀保妻子者耶公之大有造於楚也長發其祥御史中丞在粤而粤治來楚楚治然則食公之德而竟公之志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易節母孝子合傳　張大受

旌表易節母者　旌表孝子易貞言之母也節婦而母稱以孝子母之示有子也母姓鄧氏上湘之紫田人祖柳田父魁甫以貲雄郡邑母年十八歸同邑太

平諸生易道生道生父嘉萃祖萬橋亦世擁素封結褵之夕兩家迎迓粧資之盛爛其盈門鄉里瞻望嘖嘖稱天上兩璧人云及歸道生後乃益謙下不欲以綺羅自蔽椎髻練裳操作不倦道生性豪爽好賓客不事家人生產會有明季世頭會箕斂日不暇給家益中落節母黽勉有無以佐不逮無幾微憾年二十有九道生即世時湖南土寇蠭起節母持刀誓死護夫棺於白刃中起土封塋親操畚插始克勷事事舅

姑色養無間言如道生存日後姑裴有羸老之疾扶

掖搔抑衣不解帶中帬厠牏手自湔洗裴媪憮然曰

吾婦馴行孝謹若此願吾婦子若婦亦若是是所以

報也迨舅姑之殁各年逾八十節母衰麻哀毁殯葬

盡禮鄉黨稱孝婦焉更事所生翁見龍姑周曲盡婦

道亦如所後尤其難者生子五長即孝子貞言次訓

次誠次讓次豫讓蚤夭孫十七人節母讀書識字隂

教四子諸孫如嚴師庭闈集會輒命以詩文分題課

藝為笑樂不僅含飴點領習老人故態也康熙壬午

節母卒年九十有六矣後八年縣令祝銓白其事中

丞武進趙公覆勘得實特疏請　　旌庚寅邀

恩俞允

詔有司給銀樹雙闕表以烏頭罷其閭故獨稱易節母

云其他善行詳事實册中不及述述其大者易孝子

名貞言内美其字也世居湘鄉太平為邑望族其先

有炎正者成元延祐進士曾孫華明洪武朝封衆政

又數傳而生孝子馬孝子年九歲失怙苫塊哀毁有
逾成人草土甫畢亂靡有定孝子日就父塚泣不忍
去節母鄧感其意為結廬墓側命之曰兒不忍去父
余敢棄舅姑耶兒居是余且歸矣孝子泣且拜獨居
十年而後返年二十補邑弟子員文義日進日手一
册咀嚼之不覺日移晷雖大饑寒家人數督促若罔
聞也以故著作最多有閒撫卷㦖然曰此仕宦捷徑
耳丈夫當力行仁義章句非所尚也順治戊子流賊

蹂躪湘邑孝子攜家避亂於黄花園兵子恣淫掠丁壯四散其本生祖見龍衰老蹣跚不可步孝子乃棄其懷中二歲嬰宗清負祖以免於難事節母鄧先意承志雖至大耄而問寢視膳不自倦勤母没之日年七十有五哀毁骨立感疾幾危性友愛父遺産悉以分給三弟一無所取待諸姪不異已出教誨婚嫁罔遺餘力至若建家祠輯家乘制祀田而捐義塜完破鏡而返流人扶危濟困如太邱彦方之行而倍多其

功有朱家季心之義而非流於俠懿行峻節盖楚南一人也歷任縣令表其門者五康熈庚寅

朝廷再下明詔求節孝隱逸之士郡邑舉孝子應中丞宜興潘公以聞下禮部覆實　旌表如節母儀兼命有司存問

詔下之日攜諸子孫排班拜　命孝子蒼顏華髮拜跪如禮子孫林列追隨家庭之內儼若朝儀遠近艷羨以為異數明年而孝子即世年八十有七有丈夫子

五人孫二十一人皆登庠序以文行世其家而宗洛
宗瀛宗涒尤卓犖為諸易稱首云
論曰易稱恒其德貞婦人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旌門之義其取諸此耶天道福善如響附聲節母
服勞於其姑而孝子復竭力事其母以是協鄉評動
天聽綵綸煥汗兩及其廬吁何盛也節母歿年九十有
六目見五代男女至三百餘人列庠序者至二十有
九人孝子亦齒躋八十有七杖履康莊繞膝曽元冠

裳滿目又其證矣項節孝之舉宗瀛宗涒兩人者力任之奔走萬里遍乞諸薦紳巨公歌咏其事以傳不朽亦可謂無忝所生者矣謂非孝子庭訓時力行仁義之所朂耶韓昌黎與元侍御書謂甄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按史法俱當得書余故傳其事俾藏其家亦以播諸天下為薄俗礪

湖廣通志卷一百